

〔英〕简·奥斯丁 原著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



傲慢与偏见

2561.44/103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 原著
伊夫林·艾特伍德 缩写
杨国强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211843

责任编辑：予里马牧
封面插图：李宝峰

傲慢与偏见

（缩写本）

〔英〕简·奥斯丁原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1 印张6¹/₃ 字数93,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1—23,470

书号：10096·252 定价0.55元

作者简介

简·奥斯丁于1775年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生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外界重大事件的影响，甚至是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她也不例外。她的六部小说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生活。作者的生活圈子是窄小的，但她以对人类弱点的敏锐洞察能力，真实地描写了周围的世界。她作品中的人物，尽管生活习惯和举止风貌与今天的人们有所不同，但我们仍能象作者所处时代的朋友和读者们一样，感到自然和真实。《傲慢与偏见》是她最著名和最令人喜爱的作品。

故 事 地 名

白利屯：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个滨海城镇，是一个幽美的游憩疗养之地，当时颇有名气。

德比郡：英格兰中部之一郡，以风景秀丽著称，有很多名胜古迹。

天恩寺街：伦敦商业区的一条街。

格利那草场：苏格兰边境地区的一个村子，当时私奔的男女多逃往那里，不合法的也可以结婚，因为苏格兰的法律比英格兰的简单。

哈福德郡：英国内陆之一郡，在伦敦的北面，以玫瑰花圃著称。

肯特郡：英格兰东南部滨海之一郡，在伦敦的东南方。

湖区：英格兰西北部的著名风景区，有山、湖、河流和瀑布等。

拉姆斯盖特：英格兰肯特郡东海岸的一个港口。

故 事 人 物

班纳特先生：一位乡村绅士。

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先生的妻子。

吉英·班纳特小姐：班纳特夫妇的长女。

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伊丽莎或丽萃）：
班纳特夫妇的次女。

曼丽·班纳特小姐：班纳特夫妇的三女儿。

凯瑟琳·班纳特小姐（吉蒂）：班纳特夫妇
的四女儿。

丽迪雅·班纳特小姐：班纳特夫妇的小女儿。

柯林斯先生：班纳特先生的表侄儿。

加丁纳先生：班纳特太太的弟弟，伦敦的一个
生意人。

加丁纳太太：加丁纳先生的妻子。

腓力普太太：班纳特太太的妹妹，一个乡村
律师的妻子。

威廉·卢卡斯先生：一个走运的商人，已退休。

卢卡斯太太：卢卡斯先生的妻子，班纳特太
太的朋友。

夏绿蒂·卢卡斯小姐：卢卡斯夫妇的长女。

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挚友。

玛丽亚·卢卡斯小姐：卢卡斯夫妇的次女。

彬格莱先生：一位有钱的绅士。

赫斯脱太太(罗蕙莎)：彬格莱先生的姐姐，
吉英·班纳特的朋友。

彬格莱小姐(卡罗琳)：彬格莱先生的妹妹，
为他管理家务，吉英·班纳特的朋友。

达西先生：一位贵族出身的绅士，彬格莱先生的朋友。

乔治安娜·达西小姐：达西先生的妹妹。

凯瑟琳·德·包尔夫人：达西先生的姨母。

安妮·德·包尔小姐：凯瑟琳夫人的女儿，
达西先生的表妹。

费茨威廉上校：凯瑟琳夫人的姨侄，达西先生的表兄弟。

弗斯脱上校：驻麦里屯军团的指挥官。

弗斯脱太太：弗斯脱上校的年轻的妻子，丽迪雅·班纳特的好朋友。

丹尼先生：上述军团的军官。

韦翰先生：另一名军官。达西先生的先父的教子，老达西先生的财产代理人的儿子。

第一章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亲爱的班纳特先生，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了没有？”

班纳特先生回答说：“没有。”

“确实租出去了，”她说，“朗格太太刚来过这里，她把这事的前前后后全都告诉我了。”

班纳特先生再没理睬她。

太太迫不及待地大声嚷道：“你不想知道租房子的的是谁吗？”

“既然你要告诉我，那末听听也可以！”

这么一句话就足以鼓励她兴致勃勃地讲下去了。

“听我说，亲爱的，朗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英格兰北部来的一位阔少爷。他星期一起来看过这地方，极为满意，所以当即同意成交，

他的几个仆人在下个周末就要搬进去住了。”

“他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他成家了没有？”

“没有，亲爱的，真的没有！一个相当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呢。真是女儿们的福音！”

“何以见得？与她们有什么相干呢？”

“我亲爱的班纳特先生，”她的妻子回答说，“你怎么这样叫人讨厌！你要知道，我正在盘算让他选中我们的一个女儿结婚呢。”

“他搬到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目的？胡扯，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只不过是说他有可能爱上我们的一个女儿，所以他一搬来，你得尽快去拜访他。”

“我看我不必去。你带她们去就是了。或者干脆让她们自己去可能还更好些。因为她们谁都比不上你的美貌，彬格莱先生或许唯独选上你呢。”

“亲爱的，您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当然有过

自己的花容月貌之时，但是当一位母亲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以后，就不该对自己的容貌想入非非了。言归正传，彬格莱先生一搬来，您真得去看看他。”

“这事我不能答应。”

“还是为您的女儿多考虑考虑吧！说实在的，您一定得去，因为您不去，我们就只好去拜访他了。”

“你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我敢说彬格莱先生一定十分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让你捎去几句话，告诉他不管他选中了我的哪一个女儿，我都甘心情愿地答应让他们结婚。不过，我得为我的小丽萃说几句好话。”

“我希望您别这么做。丽萃一点也不比她的几个姐妹好，但您老是偏爱她。”

“她们哪一个都没有什么好夸的。”他回答说，“她们跟别人家的姑娘一样，既愚昧，又无知，倒是丽萃比她的几个姐妹要聪明些。”

“班纳特先生，您怎么能这样贬低自己的亲生女儿呢？您是在故意气我，拿我开心。您一点

也不可怜我的神经衰弱。”

“亲爱的，您错了。对于您的神经，我一向怀有崇高的敬意。因为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听您念叨着它们。”

“啊，您实在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罪。”

班纳特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常常沉默寡言，一旦说起话来又是那么幽默，妙趣横生。他的思想变幻莫测，以致他的妻子虽已积二十三年之经验，却还没有真正了解他的多重性格。她的思想倒是十分容易把握的。她是个愚蠢的女人，只要她遇事不顺心，就莫名其妙地自以为病了。嫁女儿是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走亲访友和打听新闻，则是她最感快活的事情。

第二章

班纳特先生是随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彬格莱先生的。虽然他始终不让他的太太相信他会去，但

事实上他是一直打算去拜访一下的。这件事直到晚上才让她们知道。

他看到二女儿在帽子上缝缎带，便突然说：

“丽萃，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这顶帽子。”

她的母亲气冲冲地说：“既然我们不打算去拜访人家，我们怎么会知道彬格莱先生喜欢什么。”

“可是，您忘了，妈妈，”伊丽莎白说，“我们将能在舞会上遇见他。朗格太太已经答应给我们介绍了。”

“我认为朗格太太不会做这样的事。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虚伪的女人，我看这个人不好。”

“我也认为这个人不好。”班纳特先生说，“你不指望她来为你效劳，这倒是叫我听了感到高兴的。”

班纳特太太没作任何回答，但又忍不住烦恼，便开始数落起她的一个女儿来：

“吉蒂，看在上帝面上，别老咳个没完，稍许体谅一下我那可怜的神经吧！”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现在咳

嗽真不是时候。”

“我咳嗽又不是闹着玩的！”吉蒂回答道。

“你们下一次舞会什么时候开，丽萃？”

“从明天算起，还有两个星期。”

母亲又嚷起来了：“原来如此。朗格太太要等到开舞会的前一天才会赶回来，所以她是不能给你们介绍彬格莱先生了，她自己还不认识他呢！”

“那末，亲爱的，这下可以由你把彬格莱先生介绍给你朋友了，反过来你倒占了上风啦。”

“不可能，亲爱的，不可能，我自己还不认识他呢，你怎么这样烦人！”

“那么好吧，如果你真不愿意尽一尽你做母亲的责任，那末只好让我自己来办了。”

女儿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班纳特太太说：“胡扯，荒唐！我不愿意再谈彬格莱先生了。”

“听你那样说，真叫人遗憾，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如果今天早晨听你这样说了，我当然就不去拜访他了。活该倒霉，如今我已经拜访过他了，今后我们就免不了要结交这个朋友。”

正如他预料的，妻儿们听他这么一说，果然惊诧不已。最感惊讶的或许就是班纳特太太了；不过，兴奋了一阵子以后，她便开始宣布，说这件事一直在她的意料之中。

“您真是一个好人！我相信您是疼爱自己女儿的，所以绝对不会忽视这样的结交。我真高兴！您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呀！没想到今天上午您竟已经去过了，可您直到刚才还只字不提，守口如瓶。”

“吉蒂，现在你爱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吧！”看到他妻子那么洋洋得意，班纳特先生一边说，一边走出房间。

门一关上，班纳特太太就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有多好呀！真不知道你们将怎样报答他的大恩大德。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每天还去结交新友，并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但是为了你们，我们什么事都愿干。丽迪雅，我的宝贝，你年纪虽然最小，但我敢说彬格莱先生在下次舞会上一定会跟你跳舞的。”

“噢，”丽迪雅自信地说，“我才不担心呢！虽然我年纪最小，但我个子最高。”

于是她们就猜测彬格莱先生将在什么时候回访班纳特先生，并决定她们将在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第三章

尽管班纳特太太与她的五个女儿联合一气，再三向班纳特先生打听有关彬格莱先生的事情，但丈夫的回答总不能叫人满意。最后她们不得不听取邻居卢卡斯太太的第二手消息。她的报道是高度赞扬：他非常年轻，简直漂亮得出奇，待人和蔼可亲，除此以外，他还打算出席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

几天以后，彬格莱先生回访了班纳特先生，在他的书房里坐了大约十分钟。他早就风闻班府小姐们的年轻美貌，很希望能瞻仰她们的风采。但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她们比他幸运，她们利用了楼上的窗口，看到了他身穿蓝色上

装，骑了一匹黑马。

不久，班府就发出请帖，约彬格莱先生来吃饭。班纳特太太对饭菜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以显示她的治家之才。但回信讲要迟一迟再说。彬格莱先生第二天有要事进城，因此，不能接受他们的厚意。班纳特太太既失望又忧虑。她开始担心了：彬格莱先生可能老是这样飞来飞去，再不会在尼日斐花园定居了，照理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卢卡斯太太告诉她，他到伦敦去只是为了邀请一大群人来参加舞会，这才稍许减轻了她的心病。不久又传来消息，彬格莱先生将要带来十二位女士和七位先生。想到有这么多女宾，姑娘们不禁兴趣索然；直到贵宾们走进舞场，她们才如释重负。一起来的才五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一个姐夫，还有另外一位青年。

彬格莱先生仪表堂堂，颇具绅士风度。他的姐妹也都是一些优美的女性，举止高雅入时。她的姐夫赫斯脱先生只不过象个一般绅士，但达西先生却因他魁梧的身材和出众的相貌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于是他进场不到五分钟，关于他每年

有一万镑收入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场。差不多有半个晚上，他沐浴在众人无限爱慕的目光里，直到他那傲慢的举止引起了人们的厌恶，那众望所归的状况才告结束。

彬格莱先生很快就结识了全场所有的重要人物。他每场舞都跳，对于舞会结束得这么早还有些生气，并声称他自己要在尼日斐花园举行一次舞会。他跟他的朋友大不一样！达西先生只跟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各跳了一次舞，执意不让他介绍给别的小姐，其余时间就在室内踱来踱去。班纳特太太对他的举止本来就十分反感，这种反感更因他得罪了她的一个女儿而加剧了。

由于男宾少，伊丽莎白·班纳特有两场舞不得不空坐着。当时达西先生曾一度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正在跳舞的彬格莱先生停下几分钟走过来，怂恿达西去跳舞。因而她无意中听到了他们两人的谈话。

“来，达西，”他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个人这样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你还是来跳舞吧！”

“我就是不跳。你的两个姐妹已经有舞伴了。”